

故事



深 蓝 的

深
蓝

著

深蓝的

故事



深 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蓝的故事 / 深蓝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7 (2018.8 重印)

ISBN 978-7-5133-3076-3

I . ①深… II . ①深… III .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2030 号

深蓝的故事

深蓝 著

出版统筹: 姜淮

责任编辑: 杨猛

责任校对: 刘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076-3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言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2016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网易·人间栏目的征稿启事。

思索再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下了第一篇故事，初稿干枯刻板，如同结案报告般，只有寥寥两三千字。

没想到，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诗如编辑的电话，她详细询问了我文章的有关内容，并指导我如何把故事书写完整。

又经过三天的修改，我终于磕磕绊绊地写完了我的第一篇故事。

22日傍晚时分，当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时，激动之情难以自持。

2

我祖籍山东，曾任职于湖北某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后在武汉某高校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入职之初，由于所学的专业与公安工作尚有差距，我曾以为自己会留在机关任职，做一名“朝九晚五”的制服公务员。但没想到，进入单位后，我被分配到了最为基层的岗位——派出所——成为一名基层民警。

工作辗转于小偷、失足女、瘾君子、赌徒、杀人犯之间，日复一日的是做笔录、抓捕嫌疑人和处理各类案发现场。

新鲜感过后，我开始困顿于现实。一是的确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线警务工作的强度和压力，二是对自己所处理的一系列人与事产生各种不解。

不断地发现“坏人”，然后抓捕、做材料、送拘（拘留）或送看（看守所），继而又不断地有新的“坏人”出现；掀掉一个赌场或色情场所，马上就又有一个新的赌场或色情场所出现。

无论如何严防死守或者严厉打击，各种人间悲剧却并未减少太多。
如果仅仅是对于我自己的人生，这份工作的意义究竟在何处呢？

3

上班之后，我发现“和稀泥”是派出所里解决问题最常用的办法。

开始时，我单纯地以为，同事们总爱“和稀泥”是怕麻烦，后来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两个打架的人，全部拘留的办案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但进行治安调解，往往消耗半天的时间和精力。一次，一对夫妻一周内因琐事在家打了三架，也闹到派出所三次，见不得同事们反复调解，我终于下定决心将二人全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结果二人的矛盾不但没有因受到治安处罚而化解，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在结束拘留

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丈夫向妻子举起了尖刀。

事后，丈夫在询问室里说，就是那一次拘留，在他的“行为档案”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更断绝了他与妻子和解的可能，他将前途尽墨归过于妻子的斤斤计较，所以痛下杀手。

做完笔录，我有些自责。

想起之前同事对我说的一句话：“依法处理其实最简单，但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却不好说，因而我们的工作本着尽可能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的目的，做了太多不该我们做的事情。”

4

前往学校报到之前，公安局政委曾找我谈话，建议我读书期间如果时间宽裕，最好能够把之前所经历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尽可能也应该能让这些故事发挥更多的社会效应。

每一名基层民警都是一本关于生活的百科全书，经年累月地经历着各色人生悲喜。我们既是看客，又参与其中，时间一长，便能在一个个故事中看到另一个故事的影子。

不一样的人生总会有些许相类似的经历，也许悲剧更具穿透力。用真实的故事惊醒现实的迷茫，也许就是警察这份职业的意义所在吧。

“公安工作的目的不应仅限于惩处一时一事的罪恶，更应负有以真案例教化人心、宣扬正气之责任。”我时常想起政委的这句话，既是嘱托，也是命令。

5

当警察之前，印象中的公安工作，就是港片中张家辉的“放下枪，我是警察”，但当警察之后，现实中的公安工作却成了梁朝伟的“对不起，我是警察”。

一位憔悴的女子向我求助，请求我帮助她摆脱母亲无处不在的控制。我问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她求我逮捕她的母亲，我不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后来，她真的疯了。

一位做好事救人却被讹诈的商人，求我默许他对讹诈者“以牙还牙”，我明知他的委屈却不能默许，眼睁睁地看他为自己的见义勇为付出巨额代价。

我很想对他们说“对不起”，但却说不出口，因为那时我感觉自己也同样无助。我只好把他们的故事记下来，写成《“任性”的母爱》《好人难当》两篇文章，聊以抒发心中的愤懑。

6

后来，我开始相信因果报应。

张得胜是辖区里的一名“老赖”，被人们蔑称为“二球”。他常年混迹于街头的麻将馆，靠四处耍赖、偷盗和“碰瓷”为生。

我们尝试过在法律层面上把他打击掉，但无奈想尽了办法，却动不了他丝毫。张二球凭着自己一身的痼疾和铁打的脸皮不断与我们周旋，过着赖一天是一天的生活。

张得胜善于钻法律的空子，他得意地称这是“弱者的生存方式”。

为了他，我不断地翻阅各类法条，想从中寻找能够将他绳之以法的办法，然而，在我几乎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受到了惩罚。

他在“碰瓷”的过程中遇到一名比他更赖的“老赖”，张得胜转眼间变成了受害者，连本带息品尝到了被“赖”的滋味。

一名将讹诈医院当作财路的职业医闹，重病之后也被妻子当作讹诈医院的工具，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一名把孙子宠成“爷爷”的爷爷，毫无底线地包容熊孩子的一切行为，最终却被骄横的孙子推下楼梯，摔成了植物人。

一对各怀鬼胎的青年男女，妄图用自己的谎言骗来一场理想化的婚姻，最终却发现，这个世界谁都不傻，自己施害的同时也成为受害者。

.....

英格索尔曾经说过，“幸福不是奖赏，而是结果；苦难不是惩罚，而是报应”。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不该妄谈“报应”，但我写下《“碰瓷”者的下场》《生也医闹，死也医闹》《要命的熊孩子》和《谁骗了谁的婚》四篇故事，只想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真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也曾有一起案件让我心怀惭愧却又无力挣扎。

2015年5月，一起恶性电信诈骗案件中，一个向诈骗集团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牟利的团伙被举报。但当我们进入这个团伙位于一个小区

的窝点时，却发现对方只是一个安详的三口之家。

一瞬间，我们怀疑过情报出错，但随后调查中从他们家中电脑上查获的 200G 公民个人信息证实了举报的真实性。夫妻二人用各种方式获取了这些公民隐私信息，再利用网络销售出去以获取报酬。

女主人说他们只想攒钱给即将参加工作的女儿买辆代步车，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直和民警商量能不能“少罚点款”。她不知道，在他们通过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 6 万元的背后，是 11 个家庭和单位被诈骗 900 余万元的滔天罪恶。

我们拷走夫妻二人的时候，他们的女儿，一名大四学生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们。我试图去劝慰女孩子，她却惊恐地关上了房门，并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几个月后，此案告破，不久却听到了女孩子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一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夫妻二人出事时正值女孩子报考公务员的档口，她已经通过了笔试、面试，却在政治审查中因直系亲属犯罪被取消资格，同样考取了公务员的男朋友也因此和她分道扬镳。

面对从 22 楼跳下的 22 岁生命，我曾一度惭愧，却又不知自己该惭愧什么。只好试着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用以告诉后来人——你的背后还有你的家庭。对于世界来说，你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对于你的亲人来说，你却是整个世界。

上班之后，我努力回忆从小到大看到的影视剧中的警察形象并试图模仿他们，但实际效果却不好。

第一次 110 出警，面对被群众当场抓获的惯偷，我像木头一样呆站着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在同事惊异的目光中憋出一句：“大哥，偷东西不对……”

第一次处理自杀现场，我被上吊者因绳子突然断掉而坠落的脑袋当场吓哭……

第一次追捕偷电动车的蟊贼，我情急之中选错了交通工具，踩着环卫工的三轮车跑得自己“丢盔弃甲”……

第一次带犬巡逻，巡逻车前排的同事装容齐整，巡逻车后排的我撩拨警犬，然后和它打得鸡飞狗跳……

师父宋警官说：“你一定得把你做的这些事儿都记下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要拿去做典型案例，去教育以后的徒弟。

但真正决心写作，其实是从一个人开始。

那个女孩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个瘾君子。她的男友早前因吸毒被我们上了“常控”，两人投宿时触发警报，她也在之后的尿检中查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毒）“阳性”反应。

她在我的硕士母校就读大三，深爱着她那做混混儿的帅气男友。她说自己吸毒是为了帮助男友戒毒，男友会对她不离不弃。

她哭着恳求我不要通知她的学校，她承诺自己会戒掉自己的毒瘾。

后来，我和她的父母都在全力帮她戒毒，我们想了很多方法，但不幸的是，那些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

她曾一次次发誓，一次次宣称自己戒毒成功，她的父母也一次次向我登门致谢，我一次次深感欣慰自豪。但时隔不久，她却又一次次地复吸。

终于，她放弃了自己，在 2015 年一个夏日的傍晚，留下一张字条后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留下了苍老的父母和一个几近破碎的

家庭。

她的男友依旧在吸毒，并不断更换新的女友，经常在街面上招摇过市。

一段时间，我刻意寻找那个混混，然后将法律赋予我的自由裁量权在治安处罚层面发挥到极致。我不奢求他能够戒毒，只希望尽可能地让他在拘留所和强制隔离戒毒所之间往返，不要再来祸害其他无辜的女孩。

但我的计划似乎并未奏效，依旧有懵懂的女孩子为他前赴后继，甚至充当他的毒资来源。

“她们傻吗？”我问同事。

“也许是亲身体验过‘那东西’（毒品）的危害吧。”同事说。

那是一条很难回头的路，我不能让她们去亲身体验，但可以把那些故事告诉她们，希望别人的真实故事可以震撼她们。

9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网易·人间栏目写了接近一年的非虚构故事。

感谢网易·人间栏目的各位编辑同志，她们不但指导我提升写作技巧，同时在日常的聊天中不断激发我回忆起那些逐渐生疏的记忆，并从中寻找出好的题材。

我会继续写下去。

近段时间，几位读者朋友联系网易·人间栏目组，希望能够和我在现实中做进一步的交流，但由于工作原因，也基于保护文中人物隐私的考虑，我既不能在文章中公开我的身份，也无法在之后的公

开活动中露面。

因此，只好在这里先向各位读者朋友致歉。

但请您相信，我就在您的身边，在静谧安详的小镇街头，在忙碌熙攘的城市道口，在每一个午夜时分悬挂着深蓝色灯箱的派出所值班室。

我是深蓝，200万人民警察中无比普通的一个。

2017年10月27日 深蓝

目 录

1	报告阿 sir，杀人犯想做刑侦特情
14	“任性”的母爱
26	好人难当
39	生也医闹，死也医闹
51	就怕真的把领导告倒
62	吊死在儿子饭店门口的母亲
73	“公务员考试社”社长的歧路
84	再也娶不到好妻子的官二代
95	我的父亲是毒贩
105	凭什么要我管我妈
117	儿子要杀我，这不怪他
127	“碰瓷”者的下场
139	谁骗了谁的婚
149	要命的熊孩子
161	我的朋友是赌徒
174	被全家人逼着去卖身的女孩
188	插他两刀的兄弟
199	父母犯了罪，一切都完了
210	为了利益，断了兄弟手足

报告阿sir，杀人犯想做刑侦特情

1

2012年5月，我还是河西社区的一名社区民警。一天午后，街道办事处的老张领着一名年轻人来派出所找我。

“这是小忠，5月初刑满释放，需要办理入户登记和重点人口登记。”

我打量了一下小忠，他浓眉大眼，长相颇为周正，一眼看去，很难把他和罪犯联系在一起。

“个人基本情况说一下。”

“报告警官，我叫马×忠，现年31岁，本市人，1997年因故意杀人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在沙洋服刑，今年5月减刑出狱，现来找警官报到。”小忠立正站好，一字一句地报告。

我准备处理老张递来的材料，发现小忠还正笔直地站着，便打发他去对面的照相馆拍几张登记照。

小忠离开后，我打趣：“张科长，你一驾临我就知道没啥好事儿，我这个社区本来就忙，你还给我添麻烦。”

老张略带委屈地说：“这政策上的事儿，哪是我说了算的。小忠入狱前户口就是咱这儿的，不然，你以为我想要啊。”

我苦笑着点点头。“他当年犯的啥事儿你清楚不？”

“听说他把他后爹砍死了，不过话说回来，那姓覃的也是活该，一搞粉子（海洛因）嗨起来就像疯了一样，打砸抢是常有的事儿，四邻八舍都怕得要命，更何况小忠母子俩了。”

“你是不知道啊，当年他和他妈经常被姓覃的打得不敢回家，而且姓覃的只要被派出所处理，就认为是小忠和他妈举报的，回家之后他们肯定逃不了一顿暴打。后来小忠实在忍不了了，就把姓覃的给砍死了。”

听老张这么说，我心里泛起了些许同情。“那他这是身不由己，也算为民除害了吧。”

老张“嘿嘿”两声，没回答。

2

小忠入狱的第八年，他母亲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离世，给他留下了22万元的赔偿款。

出狱后，小忠拿出3万元给母亲重修墓地，打算用剩下的钱开家餐馆。为了方便管控，我要求他把餐馆开在河西社区内，并帮他找到了合适的房源。

为了表示感谢，开业那天，小忠要请我吃饭。刚开始他有些腼腆，酒过三巡后气氛转暖，我借机问起他当年的事。

“我幼年丧父，母亲带着我改嫁，继父是个木匠。他是个不错的继父，除了供我上学，还在市里买了套新房子。”

然而，1994年小忠的继父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他先是吸光了积

蓄，后又卖了房子，再到后来，整个人变得神志不清，经常暴打小忠和他妈妈。

1997年，小忠的继父吸毒后将妻子捆在椅子上殴打，看到母亲满脸鲜血，奄奄一息，小忠捡起斧头向继父砍去……

“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恨他吗？”我问。

“我已经把他宰了，自己也在局子（监狱）里蹲了15年，是人这辈子最宝贵的15年。现在想开了，也就没有什么恨可言了。”小忠点了一根烟，面色沉重。“我恨的是那些引他吸毒，卖他毒品的人。我们全家都被他们毁了！”

“警官，你猜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没等我接话，小忠开始自言自语，“说来你可能不信，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警察。”

他笑得有些伤感。“出事那年我刚上高二，想考警院，可现在我却成了警察管控的重点人员。”小忠抬起头，眼圈发红。

3

种类繁多的检查给了我们交流的机会，休息的时候，我也常到他店里坐坐。慢慢地，小忠对我的称呼由“警官”变成了“阿sir”。

一次，小忠讲起了他在监狱里的往事，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人，就问他：“陈狗子你认识不？”

“哪个陈狗子？”

“后湖的，一米六多，五十来岁，2006年因为强奸罪在沙洋蹲了五年。”

陈狗子和一起毒品案件有关，此前一直被禁毒支队的特情跟着，

但在收网之际，他却突然消失了。领导要求我们发动一切资源找他。

小忠点头。“以前，陈狗子和我关在同一个‘号子’里，我还是他的‘领导’呢。”

“现在和他有联系吗？”我赶紧追问。

“他早我大半年出狱，犯‘花案’（性侵害案件）进去的，没人看得起他，一出来也就断了联系。”

“你要找他？”小忠试探着，“那我帮你问问？阿 sir，具体啥事儿能透露一下不？”

“贩毒，”我盯着小忠，“这事儿注意保密。”

三天后，我正在所里办公，突然收到小忠的短信，只有八个字：狗在刘湾三组一号。

电话打过去，对方拒接。我赶紧向领导汇报，二十分钟后，我们荷枪实弹冲进刘湾三组一号，小忠正陪着陈狗子聊得热火朝天。为了保护小忠，民警也作势把他按倒在地。

4

毒品案告破的那天，我邀小忠来我家喝酒。席间，我问他是如何找到陈狗子的，小忠冲我狡黠一笑。“阿 sir 啊，你应该知道的，像我这种有前科的人，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只有两种人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警察和坏人呗，”我哈哈一笑，“不过你也得注意，如果狱友出来不走正道，你还是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放心，我心里有数，局子里的环境比现在复杂多了，我不也顺顺